

极度拖延

相非相 著

极皮 拖红

相非相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极度拖延 / 相非相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9.4

ISBN 978-7-5104-6706-6

I. ①极… II. ①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9556 号

极度拖延

作 者 : 相非相

责任编辑 : 丁 鼎

责任校对 : 宣 慧

责任印制 : 王宝根

出版发行 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 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 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 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 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 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 :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开 本 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: 260 千字 印 张 : 19

版 次 :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104-6706-6

定 价 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 : (010) 6899 8638

推荐序

你有没有过本来该睡觉了，却拿着手机玩个不停？

你有没有过眼看工作的最后截止时间快到了，却还没开始动手干活，甚至连怎么完成任务的思路都没有？

你有没有列出完美的行动计划，却优先做完了所有不重要的琐事，就是没有开始做最重要的那一件？

你有没有还会找一堆借口并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？

嘴里说着：一切都不是我的错！心里想着：我真的不想做！我没动力！没兴趣！别烦我！

拖延症，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。据调查，72.8%的人自认为有“拖延症”，其中，14%的人感觉自己的拖延行为“非常明显”，41.5%的人觉得“比较明显”。严重的拖延症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，如强烈的自责情绪、负罪感，不断自我否定、贬低，并伴有焦虑症、抑郁症等心理疾病。拖延会造成个体恐慌，导致否定自己、贬低自己，产生焦虑甚至厌世情绪。为了纠正拖延的习惯，不少人组织成立“战拖会”，建立了帮助克服拖延的论坛，在论坛上互相监督、鼓励。还有不少拖延症患者使用相关计算机软件及手机应用，帮助自己合理规划时间。

作者相非相擅长于情感类小说，她出版过描写不孕男女感情婚姻生活的当代都市长篇小说《好孕进行曲》。令我惊奇的是，她并没有沿着情感线路一直走下去，颇具才华的她，不但发表了科幻小说，还写出了这部精彩纷呈，让人心惊肉跳的长篇悬疑小说——《极度拖延》。

本书讲述了以“拖延症”为背景的完美悬疑故事，悬念迭起，随便翻开一页都会吸引我一直读下去，手不释卷。故事的情节发展跌宕起伏，出乎意料；语言谐趣幽默，引人入胜。

一座城市，一群意识麻木的人，在生活中经历着无数个意外，被一道闪电划开焦虑的土地。

本书用悬疑的方式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。

在此，郑重向大家推荐此书，希望给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的人们，打开一扇透气的窗户。

透过“极度拖延”，看到那些本就在你内心深处，而你却不敢触碰的——

恐惧！

孙浩

心理治疗师

认证催眠师

情感及领导力教练

目 录

CONTENTS

楔 子 / 001

第一章 海归海待 / 009

第二章 草莓小贩 / 020

第三章 信息洪流 / 036

第四章 商业间谍 / 055

第五章 记忆天才 / 074

第六章 荒野之尸 / 088

第七章 竞争败落 / 106

第八章 疑似传染 / 120

第九章 激战商场 / 140

第十章 死亡阴影 / 164

第十一章 真情假意 / 185

第十二章 老鼠成精 / 205

第十三章 搜寻痕迹 / 218

第十四章 隐秘窝点 / 233

第十五章 混乱伊始 / 254

第十六章 死寂之城 / 274

尾声 / 293

后记 / 296

楔子

“各位乘客，飞机已经开始下降。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，调直座椅靠背，打开遮光板。我们将在半个小时后，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。”

空姐那柔和的、字正腔圆的普通话，把我从梦中叫醒。我摘掉黑眼罩，听话地按下扶手上的红按钮，立起座椅靠背，捡起滚到地板上的小枕头，打开了小舷窗的塑料板。

窗外，晴空万里，云朵飘浮在脚下，阳光带着灼热洒了进来。

白热的阳光让我意识到，我终于摆脱了伦敦灰蒙蒙的天空，潮湿黏糊的空气，难以下咽的冰冷食物，以及苍白冷漠的人群。

飞机缓缓下降，窗外的天空油气翻滚，首都那浓重的雾霾中，一栋栋火柴盒似的高楼整齐排列，从脚下的土地一直延伸到远方。

想到热闹拥挤的街道，肆无忌惮高声谈笑的人群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，周末不打烊的商店，各式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，以及阔别已久的高富帅哥哥……我还真有点儿激动。

下了飞机，我推着放了两个巨大行李箱的小车，跟着人流走到出口。不锈钢栏杆外，在一大排焦急等待的人群中，我一眼就看见了大牛那满是青春痘、油光发亮的脸。

三年没见，大牛由天天套着运动服的小胖子，变成了西装革履的小平头大胖子。他一双小眼睛不停地扫视着人群，看见我后，咧嘴笑了起来，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儿。

他朝我使劲儿挥手，喊道：“蜇头，我在这儿！”

我推着行李车，快步绕过不锈钢栏杆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和大牛相遇了。照例，他首先给我肩上来了一拳，说：“你小子，成猛男了啊！”

我也握起拳头，给他的肩膀来了一下，砸得他龇牙咧嘴。

我笑道：“彼此彼此，你也没少长膘。”

他一把夺过我的行李车，在前面走得飞快，一边说：“我把车停送客区了，咱们赶紧走，不然一会儿警察该贴条儿了。”

我爬上大牛的吉普车，扣好安全带，看着他熟练地操控着方向盘，把车迅速驶离送客区。我有些羡慕地说：“你小子行啊！刚毕业三年，就自己买车了！”

大牛有点不好意思，摸着自己的平头，道：“过奖，过奖！在首都生活，车是必需品。”

我笑着问：“生活必需品，还是泡妞必需品？”

“都是，嘿嘿，都是！”

“你现在也算是成功人士了！”

他谦虚地说：“我哪儿算得上成功人士啊？！买个车，也就是图个跑客户方便。看看你，英国留学、海归、硕士，关键还长得这么人模狗样……”

他伸出魔爪，迅速在我肚子上用力抓了一把。我“啪”地拍飞他的手，顺便在他圆滚滚的肚子上报复性地捏了两下。

“老实交代，你是怎么搞出腹肌来的？”他猥琐地问道。

“英国晚上无聊啊！商店不开门，也不能天天泡吧，我又不爱上图书馆，只好去健身房撸铁啰。”

刚过机场收费站，就看见前面浩浩荡荡的一片红色尾灯闪闪发亮——堵车了。

大牛无奈地踩下了刹车，扭头看我，说：“你爸妈嘴巴都要笑歪了吧？！小儿子留学毕业，学成回国。大儿子事业有成，飞黄腾达，马上又要结婚了。啧啧啧！我妈眼红得要死，每次给我打电话，都念叨要我向你学习。我跟她说，你的进步，全仗着有个好哥哥，谁让她给我生了个天天打麻将的哥来着。”

想起小时候，大牛他妈揪着他耳朵，“吧啦吧啦”说个不停的样子，我笑了起来。我怀疑，他的两只招风耳，就是他妈给扯大的。

大牛不服气地说：“想当初考大学，你比我还少几分。要不是你哥鼓动你爸妈，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，没准你还不如我呢！”

我哥，在我们老家那片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他是所有爸妈嘴里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是小孩们仰望的“标杆”，是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。他成绩好，情商高，体育棒，从小学起就班长、少先队大队长、学生会主席一路当上来，获得三好学生、优秀少先队员等无数殊荣，奥数竞赛、奖学金等拿奖拿到手软。

高中毕业那年，他被保送到某个一流文科大学。

要我碰到这事儿，做梦都能笑醒了。

可人家不喜欢，非要自己考，结果以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。大学毕业，直接进了著名医药公司，工作就跟坐火箭一样，没几年就升到总监的位置。在首都全款买车买房，没叫爸妈出一分钱。

他对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很照顾。小时候，爸妈不在家时，他做饭给我吃，督促我写作业；有人欺负我时，帮我出头，连我出国留学的费用也是他资助的。

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是：在大学，他谈了个漂亮温柔的白富美女朋友，两人动不动就在微博上秀恩爱，时不时地喂我一嘴的“狗粮”。

我硕士毕业论文一答辩完，没跟同学去游山玩水，却着急忙慌地飞回来，当然不是为了国内的红烧肉、麻辣烫、东坡肘子、松鼠鳜鱼，而是为了参加他俩三天后的婚礼。

“哎！”我长叹一口气，“你至少还可以怪你妈没给你生个好哥哥。我呢？一直生活在我哥的阴影下。我本来也没那么差的，跟他面前一站，瞬间就被秒成渣！你说同样的爹妈，咋就能生出两个物种来呢？！”

我在大牛怜悯的眼光中吐了会儿“槽”，才想起正事，问道：“你收到我哥的结婚请柬了吗？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次回来，你住哪儿？你哥那儿成了新房，怕是不能再去当电灯泡了吧？”

“我哥说给我订了酒店，先过渡几天，再找房子。”

大牛翻翻他的小眼睛，说：“花那个冤枉钱干吗？我那儿就有现成的房子啊。我租了个三居室，自己住一间，另外两间转租出去了。前两天刚搬走一个，正好空了一间出来，你过来跟我一块儿住吧。”

车从机场高速一路堵到了市区。我们磨磨蹭蹭地，终于到了CBD（中央商务区）。

CBD宽阔的街道两旁，种满了修剪整齐的灌木和五颜六色的热烈开放的鲜花。高档写字楼、购物中心和五星级酒店鳞次栉比，井然有序。

我下了车，抬头看面前的庞然大物样的写字楼：深蓝色的玻璃幕墙把整栋大楼包裹得像只巨大的水晶柱，楼顶的斜角如利剑般直刺蓝天，大片阳光照耀在玻璃墙上，又反射回来，楼体仿佛自带光环。

“花花世界啊！”我感慨道，“跟这儿一比，英国就是乡下！”

大牛笑道：“跟这儿比，我住的地方也是乡下。”

“这位置，房价得好几万一平米吧？”

“几万？那是地下室！早就二十几万起了！你想想，全国就这么一个首都，

什么好的贵的都紧着咱们用。首都就这么一个 CBD，全国十三亿多人里面，最小撮的那批精英，全集中在这儿。要我说，三十万一平米都不算贵！”

我跟大牛挥手告别，目送他的车在街角处消失，这才走进写字楼大堂。

大堂里悬挂着富丽堂皇的水晶吊灯，黑色大理石地板油光可鉴，能照出人影来。来来往往的女人们无不摩登靓丽、精致优雅，男人们无不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。

老哥的公司*在十八楼。

我跟着漂亮的高个子前台小姐，穿过铺着又厚又软的地毯的走廊。一路上，我拉扯了几下身上因长途飞行变得皱皱巴巴的西装，跟前台小姐那柔软而笔挺的小西装一比，还真有点自惭形秽。

前台小姐推开厚重的办公室门，对着偌大办公室的另一边、站在巨大落地玻璃窗前的人说：“陈总，您的客人到了。”

那就是我三年未见，玉树临风、人中龙凤的哥哥。

他转过身来，背对阳光，面孔淹没在阴影中。

像小时候一样，他向我展开了双臂。

我心里一暖，穿过巨大的办公室，绕过乱糟糟的办公桌，快步朝他走去。刚走到跟前，他双臂回勾，两只手抱住我的脖子，略一使劲，把我的头压到他胸前，然后在我头上乱揉了一气，把我在电梯上刚梳得纹丝不乱的大背头，搞成了只乱糟糟的鸟窝。

我大笑起来，顺手搂着他的肩膀，给了他一个拥抱。

他羸弱无力的单薄身板，让我很有些诧异。

我在英国健身房里汗流浹背累死累活，就是为了回国跟他的肌肉身材一较高下。每次练得筋疲力尽要放弃的时候，想起老哥在健身房的那股狠劲，我都会咬牙多做几个。

“咦，你的腱子肉呢？”我问。

与此同时，我闻到一股味道，那是很久没洗澡的人体散发出来的，真叫人酸爽。

我后退一步，借着房间里不甚明亮的灯光，仔细打量他：油腻的头发下，是张苍老的脸，颜色发灰，皮肤松弛；原本爱紧抿着的坚毅嘴角，此时毫无力度地半张着；眼里的精光消失殆尽，只剩下麻木和无限的倦意；原本健硕挺拔的身躯，也无力地佝偻着。

这哪是一个精英的样子？！

这哪像一个还有两天就结婚大喜的人？！

我不禁骇然，问道：“哥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？”

他勉强扯动嘴巴，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，低声道：“你要照顾好爸妈。”

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把我搞糊涂了，我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哥，你说……说啥啊？你是要出差吗？”

他没回答我，自顾自地说：“小哲，真高兴你回来了。”

他的声音沙哑，拖沓，干巴巴的，听不出一丁点的高兴。

他抬起死气沉沉的双眼看着我，那双眼睛如无底的黑暗深渊，没有一丝波澜。

在我来得及反应之前，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扭转身体，跨过不锈钢栏杆，朝着窗外明亮的阳光，纵身跳了下去……

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，我的记忆一片模糊。

只记得，我坐在哥哥豪华大办公室的皮沙发上，手握镶嵌在精致金属镜框中的全家福，直眉瞪眼地看着几个警察在窗子边上忙乎。

天，已经黑了。

风，呼啸着从打开的窗户吹进来，吹得我瑟瑟发抖。

“把这个给我好吗？”

干瘦的小个子警察说了两遍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把手上的镜框递给他。照片中，老哥亲热地搂着我的肩膀，双目炯炯地盯着镜头，咧着嘴巴，笑得特欢。

小个子警察小心翼翼地把镜框装进塑料自封袋，然后从兜里掏出张名片递给我，说：“我姓周，能不能说说，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”

我哆哆嗦嗦、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下情况。

他问我：“就这么简单？你在国外的時候，有没有跟你哥借过钱，发生过口角，或者有过什么矛盾？”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不开眼的警察把我当成嫌疑犯了。

“我在英国念书的学费，都是他出的，总共有五十万元左右。”

周警官双眼探照灯样地逼视我，我也愣头愣脑地瞪回去，脑子里一遍遍地放映着老哥跨过栏杆的慢动作。我到现在也没反应过来，原本欢乐祥和的跟我哥重逢的日子，怎么就变成了噩梦般的一天。

周警官问：“他有没有跟你说过，在工作或者生活上碰到了什么麻烦，或者有什么仇人？”

“他刚升了职，加了薪，和嫂子感情甜蜜，大后天就要结婚了。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，高兴都还来不及，能有什么麻烦？！”

我无法控制自己，刚拥抱过老哥羸弱双肩的手一直抖，一直抖。

我用双手抱住脑袋。头发上，还有他手掌的余温。

周警官在一张纸上边写写画画，边说：“如果不是办公室有监视录像，陈哲，你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他跳下去之前，还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就那两句话。”我犹豫着说出了真实的感觉，“我觉得，他，他像见了鬼似的。”

周警官双眼紧盯着我，追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苍老的脸，疲惫无望的眼神，佝偻的背，让人避之不及的腐臭味……

“他原来不是这样的……”我搜肠刮肚，想找出一个准确形容的词，“看得出来，他特别地累，不是身体上的……不，也有身体上的，但更多的是心累，他好像在躲避什么。”

我回想他最后的眼神，有一种解脱的释然。

“也许，跳下去，他就解脱了。”

一个翻腾我哥办公桌抽屉的警察叫道：“周队，我找到了遗书。”

那张洁白平整的纸上只有七个字。

“我累了，对不起。宽。”

周警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在这儿签个字，你先回去吧。想起别的线索，随时联络我。”

第一章

海归海待

我坐在咖啡馆门边的卡座上，不停地看表。窗外，天色灰暗，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偶尔有行人打着雨伞匆匆走过，地上到处散落着湿漉漉的黄叶。

我喝多了咖啡，各式念头老鼠般地在脑海里窜来窜去，却一只也抓不住。约好的人始终没露面，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，抓起手机，拨出了电话。

电话铃响了很久，才听见一个懒洋洋的声音，拉长调子说：“喂——？”

我尽量语气平和地问道：“雨诗姐，你到哪儿了？”

“啊？你哪位啊？”电话里，她惊异地问道。

“我是小哲啊，陈宽的弟弟。昨天我跟你约好今天两点半见面，你快到了吧？”

她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哦，好像是约过。现在都三点了，还用见面吗？毕竟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”

我有点急了，说：“雨诗姐，我可以叫你嫂子吗？你差点儿就做了我的嫂子。昨天你可是答应了我的啊，这对我特别重要！你住哪儿，我去接你吧。”

她长叹一声，说了地址。

那地方离咖啡馆不远。我打车到楼下，站在楼外等她。看着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人，不禁想，不知我哥在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常在这里等她。

记得我还在老家上高中时，有时候看见哥在大衣里藏枝玫瑰花，满脸傻笑

地出门约会，哥还带她到家里来玩过。平时在学校，我看惯了装在米口袋般蓝色校服里的女生，见到她那头乌黑柔顺的长发、洁白细腻的皮肤，听到她婉转温柔的声音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花香，简直惊为天人。

我撑着伞，在雨里足足又等了半个小时，她才姗姗而来。她头上戴着厚呢帽，脖子上围了大围巾，身上裹着长款羽绒服，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宽边墨镜。尽管秋雨绵绵，空气里有丝丝的寒意，但也没见谁裹得像她这么严实。

我们回到咖啡馆，坐定。

我问：“嫂子，你喝咖啡、茶，还是果汁？”

“果汁吧，我最近睡眠不太好。”

她局促地发出一声短笑。

听到她的声音，我突然开始冒冷汗。

她像是被人捏住了气管，低音沙哑得像沙锤晃动，偶尔的高音则像小刀子在玻璃上划过一样刺耳。

我跟她报告道：“周警官昨天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哥的案子已经结了。最后的结论是：自杀。”

她松弛耷拉的嘴角纹丝不动，没有一丝诧异的表情，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。

我揪住自己的头发，说：“我实在是想不通，我哥那么优秀一个人，升职、发财、结婚，前途无量。好端端的，干吗要自杀？！”

听到我的这句话，她的脸部肌肉突然僵硬了。我尽管看不见她墨镜后的双眼，却看见她放在桌面的双手在颤抖。

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也许，他厌倦了生活；也许，他也厌倦了我。”

听到她说这话，我真的很意外，说：“嫂子，你都不知道我哥有多爱你。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每次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自己的事情都是一带而过，说起你来都是滔滔不绝。我还老笑话他，就他对你捧在手里怕飞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的

样子，结婚以后，绝对是个老婆奴！”

她凄然一笑，说：“在他……他那个的前一个月，你还听他说过喜欢我的话吗？”

我靠在沙发垫上，陷入了回忆。

回国前一个月，我忙得团团转，赶论文、答辩、整理回国的东西、申请国内的工作职位，焦头烂额，累得像只狗。那段时间，跟老哥交流得很少，每次打电话都匆匆忙忙的。

我疑惑地问：“你是说……？”

“我们的结婚请柬在两个月前就发出去了，可是直到结婚前两天，他只订了酒店。原本看好的精装修新房没买，婚车没准备，他的礼服没试，连结婚证都没领……”

她摇摇头，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我张着嘴巴，不晓得该怎么安慰她。

“最初，我还觉得他工作忙，没时间，好多细碎的琐事就自己安排了。但是，领结婚证这种大事，他也一拖再拖，显然是有别的想法。我问过他好几次，是想把婚期延后，还是干脆就取消掉？他每次都不耐烦，说当然如期举行。但是他却仍然什么都不做！开始，我还能在家里见到他。到后来，他连家都不回了，每天不是住办公室，就是住公司旁边的酒店，甚至都不愿意见到我。”

她轻声呜咽起来，我心情沉重地递给她一张餐巾纸。

老哥出这么大的事，我居然完全没察觉到，心里不禁翻涌起一阵罪恶感。

她取下宽边墨镜，用餐巾纸擦拭着眼泪。

我这才得以看清楚她的脸：干枯的头发下面，是一张苍老、松弛、发灰的脸；原本微笑上翘的嘴角，此时毫无力度地张开着；眼睛周围的皮肤发乌，眼里的精光消失殆尽，只剩下麻木和无限的倦意。